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失 樂 園

(三)

密爾頓 著 傅東華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失 樂 園
(三)

譯華東傳 著頓爾密

著名界世譯漢

失樂園

卷五

提綱

曉色始露，東方漸紅，女告其男，云有噩夢。亞當不悅，而溫慰之，乃偕出門，往力田事；先於門畔，祈禱移時。帝欲人類，有罪難諉，命拉斐爾，先施訓誨，使知意志本自由，服從乃正軌，並告敵人已近，防範須嚴，更將原委，亦一一言。天使受命，乃降樂園，亞當遙見，出戶迎延。既至其廬，餉以園菓，夏娃

親擷，既精且夥。乃於席間，主賓談論，先述帝命，言敵已臨，嗣徇所請，乃告詳情；謂言誰是敵人，緣何起釁，如何初叛，以何原因。繼述敵領其軍，退入北境，激動大衆，戴己興兵；中有一靈，名押比疊，忠誠未昧，不肯從逆，諫阻不從，乃獨與撒但決絕。

於時曙色東天始展，薔薇步，

逐地播栽閃耀珠，○

那亞當，慣在此時醒寤；

原來他的睡眠有若氣輕虛，

乃是清純飲食與夫和藹氤氳所孕育，(三)

故但經黎明將扇舉，(三)

使木葉微騷，煙川微咻，

枝頭烏雀把清脆的晨歌囀出，

便可將他夢寐悄悄祛除。

他既醒，心內驚疑甚，

爲見夏娃猶自睡沉沉，

亂髮蓬鬆頰火頰，似是因未能寧寢。

他於是，半舉身兒側倚凭，

眼含着篤愛神情，

情脈脈俯視在她身，

見其美，無分眠與醒，總有種特殊風韻常存；

於是他將她手兒觸撫輕輕，

出聲和婉甚，有若西風噓拂繁花境，(四)

恁般地悄語溫存：——

『醒來罷，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我的最新發見

品；(五)

你是上天最好最終的賜贈，

你是我常新不厭的歡欣！

醒來罷！晨光已明，新鮮的田野在喚召我等；

你我將枉送曙時光景，

不及見你我栽培的樹木怎樣萌生，

佛手的叢林怎生長盛，

沒藥如何滴露，香蘆怎樣流馨，

自然的彩色怎鋪陳，

花上的蜜蜂兒，把甘液如何吸吮。」

這悄語使她寤醒，

却舉目驚惶，向亞當諦審，

把他擁抱，慫地將言進：——

『啊，唯有您，乃使我思慮休寧，

您是我的光榮，我得您方是十全無恨！

我今見您容顏，共晨光來復，好不心欣；

緣我宵來曾入夢，乃是生平所未經；

倘這果真是夢境，

則殊異常時情景——所夢乃非君，

也不是日間的操作，又不是來朝的預計工程；

却夢見愁煩共罪咎，

迨至這惱人凶夜，初未嘗涉我胸心。

那時彷彿有柔聲，

在耳畔，喚我去散步遊行；

我當時，心謂是君。

那聲道，「夏娃啊，你緣何獨寢？」

這時光，正佳勝，清涼幽靜；

只除却夜鳴之鳥方清醒，

轉出了至美的戀情歌韻，偶破幽岑；

這時候，日輪方滿盛，

光比平時更勝，將萬物成一片朦朧影——

倘無人賞，寧不是辜負這番美景？（六）

那天中衆目(三)未瞑，

倘不因看你，更看何人？

你便是「自然」的願欲所存，

見你在，萬物歡欣，

都爲你的美貌嬌容所吸引，

魂銷目注，不思停。」

我聞言，心謂依君之命，即便起身，

起身時却不見君。

我於是自行前去把君尋，

獨自個，彷彿經過了許多路徑，

猛可地，走到那禁食的智樹之根。

那樹兒似乎美甚，彷彿比日間遠勝；

方心異，將它細審，

忽見樹旁立着一人影，

其形其翼，似你我常見的天上來人；(三)

他的露濡鬚髮滴下芳津。

他也對那樹兒諦審，

言道，「美樹啊，你這般載實過盈，

怎不肯讓人來減輕你的負擔，嘗味你的精英？

寧對神(四)人一般都不允？

豈智識如是被看輕？

抑或由於妬惱，或因別有居心，

故將欲染指的一齊拒擯？

我却不管誰來禁，

再阻不得我，把你這嘉惠受領，

不然時，你緣何植在此境？」

說罷，他更不思忖，

便冒險，伸臂摘來，納諸唇吻。

我聽這狂妄言詞，繼以這大膽行徑，

直嚇得渾身寒冷；

他却心中喜不勝，口裏宣稱——

「啊，神菓，你的味兒本佳甚，

今將你這般摘取，則更覺甘美無倫；

你於茲禁人染指，似乎只有天神分，

却不知你原可將人化作神！

然則又緣何這般慳吝？」

寧不知嘉惠施之愈衆，必愈豐生，

造作者初不因而自損，轉足使人愈尊敬！

啊，幸福的生靈，美貌如仙的夏娃，您聽，

您也試嘗新！

您如今已然有幸，還可把幸福添增，

世間值得如斯無似您。

您嘗此，從今便到神間作女神，

再不受地球拘禁，

時可高翔空際如吾等，

或時而藉汝功德，逕上天庭，

去看羣神怎樣生存，

您便也和他一樣生。」

說着，他走近我身，

便將那摘落的菓兒一部份，直送至我的唇吻；

那一股可喜的芬芳，使我饑涎難禁，

我彷彿不由自主，竟已嘗新。

我於是，與彼高翔直上雲霄頂，

下瞰茫茫大地闊無垠，

成一片廣漠陸離光景。

我方以那樣高昇，那般變幻，心內疑驚，

我的引導人忽爾失其踪影，

於是我，彷彿便又下沉重入寢。

啊，我醒時，乃覺此不過一場夢境，

心中何等歡欣！

如是，夏娃陳述夜來的情景，

亞當情惻惻，這般將話應——

『啊，我歪肖的像影，我尤愛的半身，

你夜來夢裏遭煩惱，使我心中也不寧；

這怪夢，令我心憎——

我恐是惡念所生；然而惡念自何生？

你是生來純淨，惡念不容存。

只須知心靈裏，有許多差小機能，

輔助着中樞的「理性」。

那其間「想像」的任務，與「理性」只差一

等；

凡外界形形色色，由五官而傳進，

她(二)便從中構成了假像，虛形，

然後由「理性」將它們或合或分，

構成吾人一切肯定與否定，

而命之爲「知識」，「意見」，各樣名稱。

及至「自然」憩息時，「理性」也使退入私

巢去休寢(三)

往往當她不在，效顰的「想像」便醒來模倣

她的行徑；

常誤合殊形異影，

將風馬牛無關的新舊言行硬相牽併，

因而產生了怪狀畸形，

大多是見於夢境。

你這宵來之夢，我今思忖，

也有類似你我昨夜所談之事(三)攙和進，

却又添上些稀奇的事情。

只是你無用傷心：

須知凡惡念，無慮在神人心境隨生隨泯，

但未經心嘉允，便不致構成咎戾，着落汗痕；

所以我希望，你所眠時怕在夢中形；

醒時斷乎不允准。

你所以無須自懷；

且這時光景，應比朝晨初啓顏，更歡愉而朗靜，

(四)

你莫把愁雲籠罩使無欣。

你我如今且起身，

去到那林下，花間，泉畔，操作趁清新；

想那羣花一夜來，都爲你貯馥屯馨而等，

這時候，當正關他們至妙芳門。」

他這般鼓舞着他的美貌佳偶，

她也便祛解煩愁，

却有兩行柔淚默默而流，

隨將鬢髮揩除勿令留，

則復有珠顆瑩然，含睚欲透。

他心知這淚兒，乃悔恨與恐惶的徵候，

心知她心裏深虞曾獲咎，

因便和她親吻，慰使重收。

於是疑雲怖霧盡消除，

乃相將同赴田間去。

既出得蔭翳幽廬，同進入曦陽朗處，——

那時朝日猶然未上昇，

兀把車輪沿海際徘徊容與，

含露的曦光，與地面齊平射注，

致彼樂園東部，共伊甸的駘蕩郊原，曠然畢露，

——

便於此，他二人敬謹卑躬作禱儀，演出各般禮

數，

這乃是每朝所必舉；

原來他二人讚美在天造物主，

並不乏多方的儀注，神聖的歡愉；

或則獻得體的言詞，或則誦臨時的讚曲，

盡都是卽席構成，由唇吻暢流而出，

或係散章，或爲韻句，

比之須琴笛依和，更是和諧中律呂。(二五)

於是他二人如是開場致頌語——

『猗歟，衆善之根，您實全能，(二六)

這盡是您的光榮作品！

想這萬有工程您手成，已這般奇妙難名，

則您自己的神明，寧復言詞所克盡！

您今坐在諸天頂，吾人不得瞻仰您容形，(二七)

或從您這些至卑作品，隱約纔窺一二分；

然而這芸芸萬倫，

莫不稱道您的難名至德，神聖權能。

稱道啊，天使們，光明之所生！

因你等居在天庭，和他親近，

長日不冥，(二八)把合唱的和歌環彼座兒歡咏。

在地上，則你衆生靈，也須把他的功德宣稱，

宣稱復宣稱，以至無窮竟。

你，至美之星，(二九)

不是黎明的屬下，乃是黑夜隨從的殿軍，

夜去晝來的信實保證，

以閃耀的小球一顆，冠在那微笑的侵晨，

你也須在你圈中致頌聲，

趁朝晨初起，曙色方新。

你，太陽，這大世界的眼目共靈魂，

須承認他是你的主人；

當你作不盡的途程，

朝昇而暮沉，至於亭午行天頂，

都須得將他讚美莫休停。

月，你時而遇會東方的日影，

時而與恆星結伴飛行，

（原來恆星雖固定，却也隨圈飛逝不留停，）

（110）

暨你等五顆遊星，（111）

作神祕的舞姿而進動，並也不乏歌聲相伴行，

（112）

你等都須讚美他從黑暗裏喚出光明。

空氣，暨你衆元行，（113）

自然胎裏最初生，

你等以狀態繁多的四合形，循環無竟，（114）

混成庶類，養育羣倫，

須隨你等無窮的變化，

俾對吾人大造物主的讚美常得更新。

你等，霧與汽，方自由山中湖上騰，

白濛濛，昏濁濁，直待陽光來照映，

將你那毛樣的衣裾染着金，

你須爲禮敬這世界偉大的作者而興：

或則裝點清天昇作雲，

或則溉沾旱土降爲霖；

無論降和昇，莫忘却將他功德宣稱。(三)

還有你等羣風來四境，

或高唱，或低吟，都須吹出頌揚聲。

你諸松，暨羣木，也須搖動梢頭示禮敬。

你羣泉，暨你等流時，嘯出諧和韻，

都協歌聲作頌聲。

你一切含生之屬，也須加入共謳吟。

你羣鳥，當你謳歌高舉上天門，

須在你調中和翼上，都載着讚美而行。

還有你，水棲陸住衆生靈，

或則昂然舉步，或則匍匐而行，

都去向山谷林泉一問詢，

當知其已能隨我歌吟而響應，

已把謳歌教練成，

藉證我，是否晨昏嘗闕頌歌聲。

福哉，宇宙之君！

仍願您，唯將善德多多賜我等；

倘黑夜曾將邪惡貯存去藏隱，

則願您將它驅散，若如今光亮逐昏冥。』

如是，他二人口禱心虔，

不一刻，便已如常意泰然。

乃忙至田疇事早作，在那露裏花間；

其地有，一行行菓樹茂蔭，

橫挺出肥枝碩幹，

須得人工常剪伐，方免得實柯條空糾纏。

或又把葡萄給榆樹，牽合姻聯；^(二)

她既成年得所天，便伸臂將他攀挽，^(三)

並帶着纍纍之實，納作裝奩，

藉裝點，他的不華空榦使鮮妍。

如是，夫妻方黽勉，

被天上至尊之王所見，聖意垂憐，

乃將拉斐爾 ^(四) 召至當前；

他是個交際的精靈，善行方便，

嘗偕托比阿斯同作旅，

俾與那七度結婚的女子成就姻緣。^(五)

他道：『拉斐爾，你當聞信，

如今地上如何不安靜，

都只因撒但逃出幽冥，

經過那黑暗的深淵，騷擾了樂園的地境；

昨夜裏，他使那人間夫婦不得安寧，

欲待要由彼二人，將人類一時滅盡。

所以你須得一行；

盡今朝半日時間，去和那亞當作一番友誼的

談論；

你見他時，他當正避午炎，退息在臥房或樹蔭，

或進餐，或休養，藉寬解一日勞辛；

你和他談論，須使他知怎樣保持幸福的處境，

——
這幸福，原得由他祈願所無憾，

原交給他的自由意志自行處分，

無如他的意志雖自由，卻可變移非穩定。

以是故，你須對他警告，命他戒備留心，

慎勿因自信太深，致趨邪而乖正；

並告他危險已臨，來自何人，

是如何的仇敵，新近沉淪自天頂，

方計畫，使他人也墮落，由一般幸福的地境。

他用暴力罷否，不行，

因如是，則必遭抗拒心難逞；

他用的是欺蒙，誑語，誘惑在冥冥。

這一點，你須對彼說分明，

庶免他故犯天刑，

卻藉口言之不預，冀可原情。』

那無疆的天父如是言，

已教正義無虧欠。(三〇)

那生翼的聖靈既受命，也便不耽延；

他本立在數千天國的「灼靈」(三一)間，

把輝煌羽翼將身掩，

至此乃輕輕舉起，飛過中天。

那天使的歌班分避在兩邊，

讓他通過清蒼的天路，飛逝而前；

迨至天關，金鍵上天門旋轉，自闢闔然，
原來那裏面，有至上匠人的神技存焉。

由茲外瞰絕雲煙，

也沒點星辰礙眼，

他因得見那地球，^(三)與其他光耀的星球無

間，

又得見「上帝之園」，^(三)有香柏冠在衆山

巔，

那光景，譬如伽利略夜中舉鏡遠窺天，^(三)

彷彿見月中的鄉國丘田，

卻不似這般明顯；

或譬自息克雷提羣島間，^(三)

辨識得提洛薩摩，^(三)初現，只不過朦朧一點。

他於是向那裏，往下斜飛，

通過天空渺渺曠無涯，

航行在二世界之際，^(三)

御極風，^(三)前進徐徐不已；

然後搖急扇，簸揚着爽人的空氣，^(三)

終飛入鷹隼翱翔的範圍，

羣鳥見之，似一隻「長生鳥」，^(四)於中展翅，

爭凝睇，若當那不羣之鳥自齋遺體，

飛往埃及的底比斯，^(四)去安置在光耀的太

陽宮裏。

霎時間，他落在樂園東部之巖，

仍將撒拉弗生翼的原形顯現。(四二)

他凡有羽翼三雙，(四三)把神聖的儀容護掩：

一對兒護着闊雙肩，

垂下掩胸前，有若帝王的裝點；(四四)

一對兒圍在腰間和腿上，

若曾在天中浸染，金色斑斕；(四五)

第三對生於兩踵間，

若羽甲護防雙脚，色似天顏。(四六)

他宛如美雅之子，(四七)立在那巖巔，

一振羽毛，使四處天香都遍。

那司值的衆精靈，登時盡識他顏面，

咸起立，對他的威儀和使命，敬禮恭然，

緣料他必受至尊的差委，來至其間。

他於是，走過他們的輝光營帳，

進入那幸福的原場，

經過些成叢的沒藥，花氣的芬芳，

暨肉桂，甘松，香樹，一片衆芳鄉；

因此處，自然正在盛年方放蕩，

恣弄着她那處女的好尚，

放出馨香無量，非法則或藝術所能阻擋，(四八)

真箇是幸福無疆。

唯時亞當坐在他的清涼幽閣門邊，

遙望見，他自衆芳林下來前，

時值驕陽在天，直射下灼人的光線，(四九)